

# 大娘的關懷

林桂生

離校快四十五年了。五十年前轉來培正。第一位老師恐怕是教英文的劉彩恩老師吧！我的外語學習能力低，在劉老師教導下，亦進步不多。我向來不喜歡找老師麻煩，也不喜歡老師找我麻煩。要不是我當時有了白日夢的習慣，恐怕今天對劉老師的印象亦不多。她牧羊犬的教導，我白日夢常被發覺，她狠狠地盯着我，她很焦急的。我白日夢醒來，假裝用心了。她溫和輕鬆了。她從來沒有問過為什麼我不注意，我亦從來不講我做白日夢的事給任何人聽。

我的白日夢決定了我的命運。上大學，退學。又上大學，又退學。再上大學，再又退學。做工，辭工。再做工，再辭工。又做工，又辭工。到了我結婚時，亦抱了結婚，離婚，再結婚，再離婚的心理準備。孩子上學了，沒有離婚。孩子大學畢業了，還是沒有離婚。老伴早知道我做白日夢的毛病。看來，我這一頭婚事是離不成的了。

正因為知道我有白日夢的人多，但沒有人除了彩恩老師外能夠把我從白日夢叫醒起來。這經驗一直在我心裏頭。尤其是那醒過來的心緒一直是我沒法解釋的，一直到我父親去世。

父親早母親去世幾年。在我單獨服侍她的時候，我才明白了我母親的心理。我母親沒有唸過書，人倒很精明。舊式社會的東西亦很明白，對於香港新式的進展，亦比我當時在中學認識得多。從我小學畢業起，我母親便避免跟我爭論，讓我自由發展。我的白日夢習慣便成長起來。正因為我太任性，彩恩老師的焦急，成人的不安，把我這小孩喚醒起來。那醒過來的心緒正是我沒法從我母親處得到的。

培正第一年過去，換了老師。再也沒有老師來叫醒我的白日夢了。四十多年來，東奔西跑，是中國的外國人，還是外國的中國人？一位生長在印度的英國作家曾說過一句話：「西方是西方，東方是東方」。我每年都到長江以北一帶的農村去遊玩，看到了很多的大娘，都有彩恩老師的風度。這種鄉土人情的感受，在中國南方比較少有，但在中國北方很普遍的。在培正，有劉彩恩老師，樓永靜同學少數人。現在中國，有一大批大娘配合廣大群眾像我母親的女性在推進物資進步下去打破舊式社會的家族地方勢力的自私。我六十年代底到日本，看到只有南方式的女性，深感不快，從此很少學習日本文化了。七十年代在斯拉夫民族的社會考察，看到只有大娘北方式的女性，從此亦很少學習俄國文化了。中國，韓國的南北式的女性混合的社會看來實踐得多，更有生力。

在培正第一年的時間還有一位教數學的陳老師。他的數學很有深度，所以在介紹數學問題時，十分小心。反而給學生有不安的情緒。聽說他後來在大學工作和研究，獨身一人，沒有

成家，這代價未免太高。培正的女老師少，女同學亦不多，後來我進了和尚班，更少與女同學打交道。這未免是生命的一大損失，命運的安排。

彩恩老師，謝謝，你好？

## 後記：

國輝兄：

謝謝你的大作：「相逢何必曾相識——里加餘情」。我一向懶惰，像你那樣的遊記報導，實在寫不出，十分佩服。寫完「大娘的關懷」，好像是考完了試，輕鬆起來。其實，要寫的材料，真是太多，反而不知如何下手。

此地親友，有的突然去世，有的退休，才知自己年紀亦不小了。歐陽修寫醉翁庭記還比我們年紀輕，已經自稱作翁了。好在我的健康很好，假日又長又多。去過西貢，堤岸等地。後來美國人在越南打仗，每天看歐洲的日報，紐約時報等，看那些報導的無知和誤解，十分興奮。現在有了 Internet，又有 New Economy 連耶路撒冷的無聊槍戰都是十分無聊，沒有刺激。唐山大地震，死去了許多人，才知道當地人建築防震沒有預防。今次，印度一樣的地震，精神好像麻木了一樣。唐山的時候，很少圖片。現在有 BBC, CNN 等。

弟 桂生 2001年2月2日